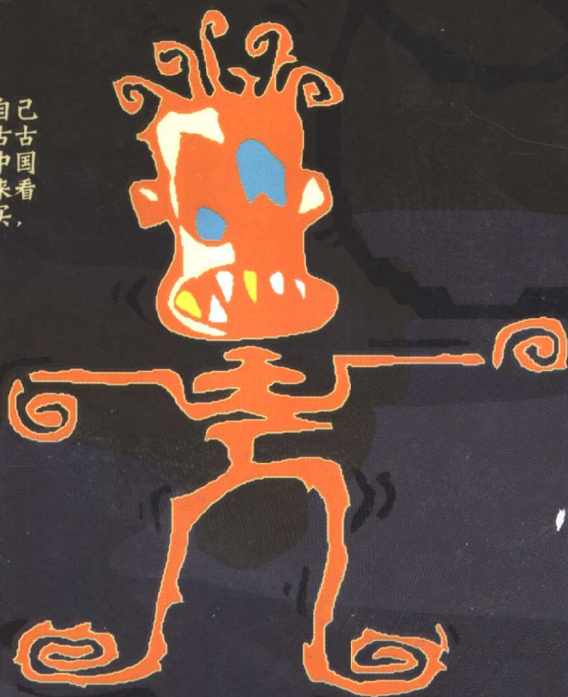


# 爱情是狗娘

吴长缨◎著

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玩感觉的高手，  
并热衷于上网寻找男人……

孙白拒绝了画家古古的求婚，他自己就够疯的，怎么还敢娶个疯子。他对古古说：“龙龙的生活费我出。你那幅《中国美女古古飘扬的四肢征服孙白》和《来看看中国美女古古左边的奶子》，我也买，那是真正的艺术。”



海峡文艺出版社

时代阅读·先锋作家文丛

# 爱情是狗娘

吴长缨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是狗娘/吴长缨著. -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3.4

ISBN 7-80640-825-8

I. 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817 号

**爱情是狗娘**

---

作 者: 吴长缨

责任编辑: 吴晨骏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7536724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7-80640-825-8/I·551

定 价: 18.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目

录

### 第一章 关于孙白：蓝色冰舞/1

孙白在想“骚玲”的时候，发觉自己在接触一种似乎带有颜色的快感，有那种失去已久的快乐的意思。恰如男女交媾，意识上空空的交媾。

他和“骚玲”像鳗鱼一样游向大海；他和阿三坐在黑暗的充满让人怀旧的诗歌气味的电影院里；他在“太子飞”的办公室里接过厚厚的那叠可以让他纵欲的钱。

如果说有天堂，那就是。当孙白把歌女阿咪揽在怀里，他觉得自己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

有的过去都不值得一提。享受让他掏空了身体和思想。

孙白惟一明媒正娶的老婆叫珍美，其实她长的并不美。她就是那个在大雨夜来找孙白的女人。潜意识里，她可以说是来献身的。那天，她穿一条碎花裙，样子像一个从郊外采花归来的恬静少女。无意中，她让孙白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孙白还拒绝了画家古古的求婚。他自己就够疯的，怎么还敢娶个疯子。他对古古说：“龙龙的生活费我出。你那幅《中国美女古古飘扬的四肢征服孙白》和《来看看中国美女古古左边的奶子》我也买，那是真正的艺术。”

## 第二章 阿三的回忆：乌鸦唱诗/72

燕子，在半空中惨叫。但，那夜，诗人阿三比整个黑夜还要孤独，孤独得让黑夜想为他的诗歌谱曲并哭泣。

那也是一次旅行，介于精神和肉体间的。那一刻，他们俩已是真正的疯子，因为牛牛随时会推门进来。阿群的身体在阿三的手指下一会儿变软，一会儿又变硬。

一时间，阿三的咖啡馆里聚满流浪诗人、摘客、拉皮条的（拉正经生意的、拉肉体生意的兼有）、妓女、同性恋。总之，阿三的店里会经常

挤满人。有时候，他们大声争相朗读阿三的诗歌，因为读了以后，阿三给他们打三折。

### 第三章 “月球”的故事：最美的飘扬/139

那个夜晚，揪心并漫长。在夜晚里，两个人的世界，好比一张画里，漆黑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被撕成了两半。张鸿跪在“月球”脚下，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和孙白分手的那天，她特别平静，她没有接受孙白给她的那十八万块的分手费。一方面，她觉得自己远远超过那个价值，另一方面，她想让这个风月场的老手为她内疚。她昂头离去，甚至一滴泪也没流。虽然，她的内心在流泪。她觉得自己有点爱这个男人。

美丽女人难道必定这样在珠海生存？几个月后，“月球”离开了那家公司。她受不了那个胡老板对她的感情蹂躏，他老是让她扮那个影星的纯情模样。那明星没成名前喜欢和情人在大街上酒吧里甚至卧室里捉迷藏。

无聊之余“月球”决定写一本美化她的经历的叫《迎风飞舞》的自传。一开始，她想叫阿三来代她执笔，后来她放弃了这主意。

性是一门艺术呀。她感觉自己在享受生活、人生，她愿意这样的有海有吉它有性爱的夜晚永

不结束。这夜，“月球”没有使用任何技巧，她让自己像个小姑娘，就像她人生的头一回那样。

#### 第四章 唐米往事：污流吉它/196

一次散场后，小黑对唐米说：“来，可爱的校园吉它手，我教你跳舞。”然后，唐米就被这个非常妖艳的女人在亮灯的舞场上拖着转了起来。

某一年里，唐米就这样睡了好几十个女人，他在她们身上找寻着另类音乐。他觉得自己快要战胜空虚了。在床上，他感觉她们就是一些快要变成肉体吉它的东西。他要把情感注入进去。空虚，可以被欲望替代。

那夜，他们却什么也没干，至少是没有演出任何床戏。有的夜晚，是干净的。美丽妓女小云只是不停地要求唐米弹奏古典吉它曲。

有段时间，他闷得发慌，并老是做梦梦见自己一丝不挂安静地躺在了别人的餐桌上。于是，在空虚至极的一些清晨，他实在想去看看他的亲生女儿，那个孩子长得像谁？

#### 第五章 旗手写真：找水鸟的鸟/254

曾几何，钱，在“骚玲”眼里，曾经啥也不是，像团夜空里发亮的被野鹿喷出的可视野屁。

她感觉，那时她绝对是快乐的。

她说过，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玩感觉的高手。感觉，比什么词汇都奇妙。

“骚玲”在自己的婚床上迎接了这个男人，那天她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就如全南京最性感之美女。那阵，已雨过天晴，太阳已透过窗帘的缝隙，于是真正地照在了他们的屁股上。两只鸟，纠缠在了一起。飞机入云，云海飘荡，激烈的性交就那样！“骚玲”想到这里甜蜜地笑了，她想自己的人生够丰富了，她算没白来一回人间。

昔日的南京阿乱之王，到如今她已不再喜欢活生生的性交。一段时间，她热衷于上网寻找男人。

## 第一章 关于孙白：蓝色冰舞

孙白在想“骚玲”的时候，发觉自己在接触一种似乎带有颜色的快感，有那种失去已久的快乐的意思。恰如男女交媾，意识上空空的交媾。

他和“骚玲”像鳗鱼一样游向大海；他和阿三坐在黑暗的充满让人怀旧的诗歌气味的电影院里；他在“太子飞”的办公室里接过厚厚的那叠可以让他纵欲的钱。

如果说有天堂，那就是。当孙白把歌女阿咪揽在怀里，他觉得自己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有的过去都不值得一提。享受让他掏空了身体和思想。

孙白惟一明媒正娶的老婆叫珍美，其实她长的并不美。她就是那个在大雨夜来找孙白的女人。潜意识里，她可以说是来献身的。那天，她穿一条碎花裙，样子像一个从郊外采花归来的恬静少女。无意中，她让孙白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孙白还拒绝了画家古古的求婚。他自己就够疯的，怎

第一章  
关于孙白：  
蓝色冰舞

么还敢娶个疯子。他对古古说：“龙龙的生活费我出。你那幅《中国美女古古飘扬的四肢征服孙白》和《来看看中国美女古古左边的奶子》我也买，那是真正的艺术。”

## 一、游戏的鱼

第一章  
关于孙白：  
蓝色冰舞

打开鸟笼

鸟笼比鸟更解脱

### 1

这是一些真实得让人忍不住想摸上一把的故事。我解开了口袋的口子上的绳子，故事们于是像狼狈的鸟群一样，向明亮的地方飞来。

于是，你们会以为，美妙的事物正从天而降！

想钱如同想美丽如米兰提琴的褐色女人的弟兄们，这些，在这年代里算不了什么！最多算朵出自厕所派画家手下的狗尾巴花。

花开在看似美丽的日子里。于是，差强人意的破烂歌声，从狗尾巴花旁飘起或者落下，差强人意的破烂歌女，

像狗尾巴花一样褪去最后的衣饰，最后化为虚假的看似动人的被描述的沉寂。多么虚伪的故事。

街头妓女开始出没！太阳早已没落。于是，你在口袋里摸索钱，摸索一些记着朋友电话号码的纸条。

你想，这年代的确算不了什么！虽然，这其中的某种潜在的快乐，是无法用任何其他年代、其他时间段里的任何感受所替代。

不折不扣的年代！感人的肮脏！可能，最短的快乐沿着城市曲折的排污管来了，好比最轻的音乐、最小的雨点、最远的裸影、最脏的诗歌和最响的性交，会落在毫无是处的现代中国火车上。中国，正往何处去？

谁又想真的知道？

别离某种虚无的不算干净的快乐多年后，孙白于是在半夜听见尖锐的火车汽笛声，那刻，他以为他的旧情人“骚玲”会就此从天而降。他需要这种感受。而且，人生可以告诉别人的秘密有很多，但谁会耐心来听我讲述照样的一个混蛋。

这夜，他睡在全城最高的金鹰大厦的顶层，身旁没有任何其他生物相伴。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回忆的罗网。他成为灭绝罗鱼，上个世纪俄国某个高大渔夫，阴森地站在悬崖上盯着他。他用手去摸那回忆，像去摸一个行将衰老的纸质古代美女，蓝色的空气一样地飘。他感觉到那空气的湿度，棉花絮般绕过他的食指。

第一章

老子孙白：蓝色冰舞

食指！他仔细观察这根东西。他还记得有一个疯掉的诗人叫这东西，那家伙在文化人里面蛮出名，像个里程碑。这些是他的一个好友告诉他的，那人也自称是南京或中国的著名诗人，疯疯癫癫的，类似生活的本质内容，大伙都叫他诗人阿三。

庸俗的生活是一般性生命的外衣。特殊的生命有特殊的布局。如今，金钱已彻底污染了孙白，使他生平最恨的一个字眼就是钱。除了钱，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很多美味呀。

爱和恨有时就是一码事。最近，一个极想给广大青年以性幻想的台湾瘦妞唱什么“感觉”，让他也恨，这女孩像只小号码的“骚狐狸”，她必定一半心想的是钞票一半心想的是纵欲。她的脸长得和孙白的“骚玲”还真有几分像，但“骚玲”比那歌女更高大和丰满，所以孙白对那台湾歌颂感觉的歌女有所留意。

孙白还恨“感觉”那词，不仅因为“感觉”不值钱，还因为“骚玲”和他在床上的时候也喜欢用这个词，而且往往是在他最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刚刚解脱，似乎又刚刚陷入一种最坏的状态，就像阿三朗诵的那些狗屁诗歌。

他想，而且，人，绝不会仅仅为“感觉”而活着。人，是最出格的动物，能感觉更能麻木还能像植物一样在光和影里面存在。就算是金钱的奴隶，也具有反射金钱的光芒的能力。但是，感觉说不值钱就不值钱，说值钱也就

值钱。

孙白是在一个十分美好的正午认识“骚玲”的，充满梦幻色彩。美好的时光带来假装美好的故事。故事里的演员朴素、坦白、经验稚嫩。因为，全中国那时的演出酬劳微薄，均贫的列车还没有彻底停止。于是两人在街头邂逅，仿佛老天的戏剧性安排。因为考大学，“骚玲”弄得眼神不好，最后还连续三年落榜。

因为眼神不好，这天，她把孙白认成了她的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老同学，孙白将错就错，借机认识了原名刘艾玲的“骚玲”。如今，这女人成了孙白年轻年代跨越纯洁的最后纪念，最可能富有美好色彩的部分。

那年，他大学刚刚毕业，喜欢在街上闲逛，从城东逛到城西，跨越几条污浊的河流。那年，他还没有落实工作，像个有所失落的发育中颓废少年。诗人阿三称这类故事是“马路爱情”，最刺激也最荒唐。

当天夜里，在南大南园大松树边的乳白色的月光下，“骚玲”刘艾玲和孙白约定，一个月后才能吻她，两个月后才能摸她，三个月后……孙白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南京城二十岁的男人里最后的一个处男。我会珍惜你，好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

然后，两个人谈起各自的恋爱史。“骚玲”说：“我有过两次，第一次，单恋我们中学数学竞赛第一名的小子。那时流行这样的傻帽。后来这小子研究数学之余偷看南大

的非洲女留学生洗澡上了瘾，一次失手被人抓住当流氓判了五年。”

“第二次是和一个小有名气的鸟演员，这小子的名字你一定听说过。他这狗东西仗着长得雄壮，心太花，他要像黄色录像上那样玩几个人一起的，要我也算一个。结果被我打塌了鼻子，以后就只能演汉奸了。”

孙白嘿嘿一笑，心里想自己还是白纸一张，真说出来不免有些羞愧，便吹嘘他在中学时被美丽的女英语老师勾引过，两人除了上床什么都做过了。孙白吹起牛来从不在肚子里打底稿，他有那天赋。

最后，孙白补充道：“她是半个性解放。没好好教过我英语，却教我如何愉悦你们女人。”他还说，相配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最多的就应该是这种充满娱乐的秘密味道。可惜事实上到那时他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同样，吹牛也不犯法。蜕变的年代面前，他不应该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听了几个下流故事就会满意地流口水的鸟人。

夜光、阴影、远处的灯光、看不清脸的老歌手和整个城市轰然垮掉的梦的背景边，孙白摘落了他自以为是的爱情之花。

那天南京的天空飘满法国梧桐的毛毛。当他第一次吻“骚玲”的时候，发现那刚刚似乎还显得有些刚烈的女人转眼就变成了一丝颤抖的毛毛，让人发痒。然后则化为一道蓝色的热度不高的酒精火苗。

如果说这就是欲火的话，那就应该是类似鱼和鸟的欲火。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嘴里像含了一块嚼了几天几夜的已没有丝毫甜味的口香糖。四周有并不存在的音乐在响，一个男人在唱一首有关女人口水味道的女人之歌。

两个人在嘴对嘴地接触，不同于尾对尾地交尾。这就是情感性交。送她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当着许多普通百姓的面，孙白又吻了她的脸颊，啪啪的几声，感觉自己开放的不得了。孙白想，这下南京的老百姓，算开了眼了。

男人和女人的亲密接触莫过于此。当孙白把手伸进“骚玲”的内衣，他发现自己已一步一步走上了一条探险的路。柔软的地方，恰似蒸过的鱼的鱼皮。弯曲的乳房，弯曲的腰还有弯曲的女性的呼吸声。

他想看见一些更隐蔽的光泽，于是让手成为更加自由的翅膀，并让它们到处旅行。恍惚中，他禁不住对“骚玲”说：“我喜欢这样！蓝色的东西。”

“骚玲”则说：“什么东西发蓝呀？”

他似乎看见她变得发蓝，而且越来越蓝。蓝色的“骚玲”没有说话，但一脸蓝色的幸福状。眼下，她是一座毫不设防的城市。孙白恍然大悟，原来女人骨子里喜欢男人对她们耍流氓。当时，他想，这要是是一个化学实验就好了，那他们俩就可以变成一个合晶体，可以让一种感受化为可以目睹的状态。

生命里，一切可以变脏变黄，但这些好像不会。孙白

在想“骚玲”的时候，发觉自己在接触一种似乎带有颜色的快感，有那种失去已久的快乐的意思。恰如男女交媾，意识上空空的交媾。而且，寻找快感，应该是人为什么活着的理由之一。太阳是从东边还是西边升起，反而和他的关系不大。

反正，人类生活对于偌大的宇宙来说本身就是一句笑话。你住在老天的尿盆里，你还住在真理的粪坑边，你活着，解释不了你活着和其他的一切排泄物为什么也可能活着，或者改头换面后继续活着。

## 2

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横渡长江，攻占石城后没几天，住在郊县的孙白的父母亲也抢进了这座几乎半空的城市。他们成为解放的最先受益人，因为他们占住了一间因逃避解放而人去楼空的房间，而且还在繁华的新街口附近。

为此，他们又放鞭炮，又扭秧歌，不停地喊这喊那万岁直到嗓子眼里冒烟。同时，他们的肚子里还一个劲地冒甜蜜的感觉。

解放真好，共产党真好，毛主席真好，让他们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了。毛主席用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则从农村开进城市。惟一可惜的是，他们住的地方因为离秦淮河太远，倒马桶涮马桶有点不方便。

接着，为了响应伟大领袖他老人家的号召，迎接他老人家想象中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多力量大可以搞人民战争，你死一个我死仨，看谁死得过谁）。加上孙白，他家里十几年里一共添了四口男丁，并且在饥荒年代里还都没有饿死。

从小，孙白就面临一个竞争的环境，因为，他们兄弟几个得抢饭抢菜吃，慢了则只有饿肚子。这培养了他，为他将来快速适应市场经济打好了基础。你要活得好，就要会争和抢，像一群只有一头母兽的野兽中的某一只公兽。先下手为强，这话是定理里的定理。不然，就只会有残羹冷餐在等你。

孙白十岁以后就有了比较强烈的性意识。他幻想自己能开一家全南京最大的免费澡堂，而他则作为老板能隐身在女澡堂里洗一回澡。那会儿他像条透明的泥鳅，快活地游来游去。那些漂亮女人先是鱼贯而入，然后鱼贯而脱，最后又像金鱼一样一起在雾气里摆尾游动，双腿之间的秘密之处犹如黑色漩涡，甚至像一顶伸手可摘的小小帽子。

这想法给孙白以理想的感觉，未来社会里男人能那样就行了。后来有一阵子他又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女伞兵，当一个随着降落伞在高空徐徐落下的女人，那一定是人生中最大的美事之一。

随着成长，他还幻想自己是一棵语文书里的白杨树，